



7伊4
1046
96

卷三百四十四之三十四十八
四裔





特
74
1046
96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四裔考

突厥下

鄯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東

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為二

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疎勒

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

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

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

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勒常以可汗

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一斤屈利吸閭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

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為處邏便可汗所擒其子立鞅素特勒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利
289
96

之子是為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城處羅可汗即大羅便之種落與此突

同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而向氏又

嫁其弟娑實特勒隋開皇末娑實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

常處然多在為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

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

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

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

會其酋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強大臣請以

討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為西面

可汗初與沙鉢略有隙遂分為別部因東可汗雅虞間死後代為

自立為步迦可汗達頭死後其孫射匱微弱不得為可汗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接耳願

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

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野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今發兵誅處

羅然後當為婚也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東

走高昌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處羅可汗

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奈入朝從征高麗遇江都之亂從字文

化及至河北唐初歸京師封歸義郡王處羅與始畢有隙始畢使

人殺之太宗即位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

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為李軌所

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薛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

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

率其眾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

將數百騎出明和復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

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

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陽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薛那之叔父射匱為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王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為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戒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郊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

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符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疋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落咸怨焉羅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公主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俟頡利毗可汗令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為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

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
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
之子為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
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莫賀咄遁於金山尋為咄陸可
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
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為所敗肆葉護性狼狽信讒無統馭之略
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殺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
群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
著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
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
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公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
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柔與之結盟為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

使詣闕請降大使賜以名號及鼓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
俄設立是為沙鉢羅唃利失可汗唃利失可汗唃利失以貞觀九年
上表請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
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號十箭焉
又分十箭為左右兩各置五箭其左兩號為五咄六部落置五大
管一箭右兩號為五弩矢畢致五大侯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
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
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唃利失既不為衆
所歸部衆攜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唃利失以左右百餘
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唃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
耆其阿悉吉闕侯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
以利失為小可汗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為其侯斤所破

陁利失復得故地弩矢畢處月處密等並歸陁利失十二年西部
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與陁利失中分自
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陁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鏃眉
出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板悉彌駁馬結骨火燭觸木昆諸國皆
臣之十三年陁利失為吐屯侯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陁利失
窮蹙奔於鏃汗而死弩矢利部落酋帥迎陁利失弟伽那之子薄
布特勒而立之是為乙毗略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
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
火羅馬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
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太師冊授焉賜以
鼓纛手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頗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
以敦睦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

國咄地攻葉護擒之送咄陸尋為所殺咄陸可汗既并其國弩矢
諸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
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
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之城
追奔及於過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
熟噉自檀取所斬之以徇尋為泥熟噉部將胡錄羣所襲衆多亡
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噉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
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為乙
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矢畢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
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為咄陸所拘者
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
龜茲于闐疎勒殊俱波蔥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及

叛射匱部落為其所併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祿卑失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騎衛將軍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啞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矢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噉弩矢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屬賀魯其咄陸有五噉一曰處月木昆律噉二曰胡祿居律噉賀以女妻之三曰攝舍噉弩矢畢四曰突騎賀羅噉五曰鼎尼施處半噉弩矢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息結關俟斤最為強盛二曰哥舒關俟斤三曰拔塞幹噉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尼噉沙鉢俟斤五曰哥舒處半俟斤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啞運為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

大將軍梁建方右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矢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迴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持節為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屋闕噉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塔吐蕃反吐蕃連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噉輕騎奔竄渡伊麗河水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夏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衆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

破之賀魯與啞運欲殺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城
主伊沮達官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返被拘執蕭嗣業
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于昭陵及太社
高宗持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濠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朝國
皆分置州府西盡于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
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黠蜜可汗五代孫也
初室黠蜜為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立為可
汗號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
年率所部處月處蜜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
吐陸葉護其部落多不伏委之道去步真攜家屬入朝授左屯衛
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上年轉左武
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彌射為與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大

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直授繼往絕可汗兼
右衛大將軍濠池都護仍分押五弩矢卑部落因令與盧永燮等
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
步真俱率所部從颶平甲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
弄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
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
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偽稱有勅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
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海政盡收斬之其
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為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
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萬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
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
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解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兼濠

池都護押五弩矢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為
朱俊臣誣構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
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
為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
卒于長安 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
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
押五弩矢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初授右
玉鈴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天授
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護尋卒子
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大僕兼濛池十姓可
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乃隨斛
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絕 突厥

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于
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為遠近
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碎葉
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隣西與諸
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
番其地並為烏質勒所并又卒其長子婆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婆
葛為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婆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
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在勢密遣使齎金
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婆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
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賂為婆葛遊兵
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大燒等城遣上表欲索楚客頭景龍
三年婆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導以

討婆葛婆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婆葛擒之與婆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婆羅下部將蘇祿鳩集餘眾自立為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綴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眾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為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齋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齋馬千疋詣安西牙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文豈合宣教與吾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為相趙頌貞代為安西都護城中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為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

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寮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為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為可敦又分立數子為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為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孿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為強盛百姓又分為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為可汗以輯其餘眾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之眾

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為
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
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昨便令莫賀達干統衆
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宴之仍命將吐
火仙獻于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至德後中
國多故不暇治也乾元初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
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
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死勒居焉耆城葉護餘部保金漲領衆
至二十萬唐末為諸蕃所侵部族微弱亦常來朝貢後唐天成二
年其首領張慕晉等來朝貢長興二年其首領杜阿熟來朝晉天
福六年其首領遣使薛同海以下十七人來朝貢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
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訖枝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
如紇期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
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啞於尼護等勝
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
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截撥忽咤干具海曷比悉阿嗟蘇拔也
未渴達等三萬餘兵傍疑海東西蘇路羯王索咽蔑促薛忽等諸
姓啞因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啞昏等盟
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有君
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
寇掠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
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

有勅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歛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侯利發俟斤契弊歌慢為易真莫河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侯斤字也空為小可汗處羅既敗莫何始大焉甚得衆心為隣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便妻家待產乳男然後歸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

薛延陀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前燕慕容暐時匈奴暐于賀賴頭率部三萬五千米降隋蓋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于突厥而部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畢在貪汗山者屬于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毗伽可汗居大漠之北俱

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歛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騁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其使者群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文

妻之六國子婿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陀復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荅而止焉會毗迦可汗卒子拔灼立時王師征遼謀入寇知有備不果拔灼性下克好殺國人不安其貴臣阿波設率衆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拔灼遁去俄為回紇所殺盡屠其宗立毗伽昆弟子咄摩支為可汗上言願保藩督軍山帝詔崔敦禮與李勣慰安之陰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弱三萬遂滅其國

咄摩支匈奴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失執力思討平之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為置嶠彈州處安之

僕胥

僕胥者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在多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隣好最居北徧先臣于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陀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陀之滅也其大酋婆匄使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陀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聞泊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

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繒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廩為之空虛至十年皆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尋為回紇所破黨衆離散阿布思後奔葛邏祿北庭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為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屍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贓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其地豐草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干河投松木入水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其松為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脚冰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為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唐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督府拜屈利失石武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因同羅叛遣鄭仁討之斬其渠帥天寶間能自來朝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背朝以其地為燕然都督府就

授其酋世為都督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既來朝列其地為州縣

阿跋

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室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地為鷄田州開元中跌跌思秦自突厥來其後光顏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契苾羽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婆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撈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認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為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兵部為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太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俗聚木為屋尊卑共處其中

俞柁

俞柁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羊馬入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漠相接

白霽

白霽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象二千里山燎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綠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為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為寘頡州以別部為居延州即用俟斤為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為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庫莫奚

庫莫奚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地今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魏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馬牛羊豕十餘萬魏既入中原諸種與庫莫奚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帝之世歲致名馬孝文二十年入寇安州擊走之後復歛附求入塞交易許之歲常朝獻至武定以來不絕齊時亦入貢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勞三曰契箇四曰木崑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各一饒樂之北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其師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歛附至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並在今柳城唐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封從外甥文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死其立其弟魯蘇為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為妻允之契丹可突干反脅奚衆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趙含章討平之衆稍自歸明年酋李詩部落五千帳來

降以其地為歸義州授其首都督李詩死子延寵嗣後與契丹叛
詔立它酋婆固為都督昭信王以定其部落玄宗世八入朝獻至
德以後朝獻不絕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
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獻太
和四年復寇邊盧龍李載義破之大中元年北部諸山奚悉叛盧
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咸通九年其王入朝是後契丹
方強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唐之未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
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魯部二曰
跋米部三曰學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
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
上如飛契丹阿保機疆盛室韋奚霄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
界上而苦其苛虞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
帶採北山麋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
西夷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稔秋熟則來獲嘗之
山下人莫知其處嬰以平瓦瓦鼎煮糝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
諸卒子掃刺立後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卒
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
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
立割幽州鴈門以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
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
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
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
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五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契丹上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盛後魏初大破之遂逃避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和龍今多為寇盜魏太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東北群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林部日連部匹黎部比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密雲今齊受魏

禪入貢不絕天保四年犯塞文宣北討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其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失信遠人乃悉給糧令還本部勅突厥附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眾遂北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與兵動眾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滿至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隋大業七年遣使貢方物唐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等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入寇邊後二年君長上名馬豐貂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復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師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特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萬榮殺都督趙文翹舉兵反陷營州今柳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碛石黃羣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于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攻陷冀州今信都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碛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於陳宏暉棄甲而遁又命河內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妻師德為副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破之萬榮為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乃附于突厥開元初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來降玄宗賜冊書鐵券五年以

宗女為末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漢王李失活失活死以其弟安固襲封後為其首可突于所殺奉安固從父弟鬱于為君詔即拜鬱于襲封以宗室出女慕容氏為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吐于為可突于所逼來奔可突于奉其弟邵固統眾詔許襲封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王脅奚衆共降突厥詔幽州長史范陽節度使趙含章等八總管兵擊之大破其師可突于走明年復寇邊幽州長史張守珪圍之可突于為其下所殺支黨皆散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為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為嚮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神矣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解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太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成始復內附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_舊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寔又疆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地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其居曰梟羅商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改地當_舊之末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

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頡沒部六曰內會鷄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灾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造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造輦不任事選於其眾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曰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藥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墾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眾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寶有主人可乎當來搗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食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慕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約為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既而背約遣使聘梁稱臣約共滅晉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契丹寇晉蔚州又攻破新州莊宗遣周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州遍幽薊之間虜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

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乃
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
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
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
獵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
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
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併擊已乃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
郁謂阿保機曰鎮州金帛山積姬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為晉
所攻懼死不暇故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乃空國入寇攻幽州
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遂攻中山渡沙河莊宗自將鐵騎五千乘虜
散走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乃引兵去雖無所得而歸然
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慰中國乘
其虛乃遣聘使唐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
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問坤以洛陽之變仰天大哭曰晉王與
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
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
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
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踐田
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
而不代豈疆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
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
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
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
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

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
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
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
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
樓而還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謚阿保爲大聖皇帝德光立三年改
元天顯遣使聘唐明帝厚禮之遣使報聘會定州王都反求援於
契丹契丹遣秃餒前刺將兵援都唐遣王晏球破定州擒秃餒等
斬之擒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
突欲當立其母述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
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夫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
更名曰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後又更姓李名贊華契丹自阿保
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
失赫巒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
中國同求歸赫巒前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
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克耳覆舟山山皆
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西
深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拒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
食惟衣絮歲給幽州父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自唐
末幽薊戍兵發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
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
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
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巒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
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
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

等軍禦之應順清秦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散德光事其母甚謹
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
瑭遣使求救於德光稱臣以父事之約事捷之後割盧龍一道及
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兵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唐)兵大
敗遂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為皇帝敬瑭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
潞州先時唐廢帝遣趙德均并其子延壽將兵禦契丹德鈞陰遣
人聘德光求立已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
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遂執德鈞父子而去後以延
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其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
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
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
祭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
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
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
勣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
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
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
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揚光遠反
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
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陽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
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真
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
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
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揚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

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騎皇甫遇等禦之過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征契丹歸至虎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

光乘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皆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得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年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

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藥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
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
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
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任兒監張彥澤將騎
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谷德光遣解里以
乎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
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
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
見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
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
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可無
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

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
契丹守諸門門無殿廷皆延犬掛皮以為獸勝甲午德光胡服視
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
袵胡馬臭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六
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
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德光嘗許
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帝故契丹擊晉延壽所為先鋒虜掠所得
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以為中京
留守大丞相燕王如故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
入閣德光大悅顧左右曰漢家儀物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
真天子耶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
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

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三千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制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鬻牖十數萬枝為大家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藥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疋末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兀欲留不從號末康王性殘忍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書契丹兵助晉攻唐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入京師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死藥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籥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兵猶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召延壽飲酒誘而鎖之籍其家乃宣德光遺制曰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功業其

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耶乃率兵逆
兀欲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
皆留之而去與其祖母述律相拒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
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初德光之擊晉也
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
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
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
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
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
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
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
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
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樹人肘臂手足言笑自若鎮定
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
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
予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
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
疆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火神淀德光
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
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
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耽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
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
太祖入立太祖後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
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曰景咸為淤口

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
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為陸路都部署世宗
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
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於口關瀛漢州守將皆迎
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
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漢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
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

歐陽氏五代史記論曰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
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
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
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關關路崖狹一夫
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南望五臺

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西北行五十里有雞
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求定關此
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
路北下四顧宜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
也可一南望而為求訣同行者皆衝突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
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
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
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旋地氣最溫契丹若
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
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入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
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薊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
候其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屋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

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子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萊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裹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裹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蕘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太山門兩高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

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戲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屬中國衛州入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地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嗚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藥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入又東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莫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榆關矣西南至濡州皆

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髦頭酋長全其
髮盛以紫囊地嚴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
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
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
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
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
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
人髦首披皮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
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散走其
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其韋地多
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
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
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
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箭十
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斲而歸
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四遣十人
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北行一年經
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
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
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
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
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管所以敗者主暗而臣
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
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以為陷虜記云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六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契丹中

宋太祖皇帝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先是(五代)募民盜
 戎人馬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乃令盡還所盜馬仍禁民
 毋得出塞外盜者未幾虜衆入寇棣州刺史何繼筠擊敗之獲馬
 四百匹乾德二年命昭義軍節度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翰以
 城降虜寇平晉軍三年四年俱寇易州開寶二年車駕在河東虜
 兩道率衆來援何繼筠韓重贇等敗其師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
 來降以為左羽林將軍仍領涿州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契丹日
 利月利等部凡一十六族歸欵詔官其首領是歲述律為帳下所

殺國人立兀欲之子明記號明照王子稱天贊皇帝改元保寧三年六月虜六萬騎寇定州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人赴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蒲城虜騎小却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衆值暮夜入保遂城虜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衆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嘗謂左右曰若虜敢犯邊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此虜盡矣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遣知雄州孫全興言欲講和之意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八年三月遣使來聘太祖召見宴賜禮遣之詔太常丞呂端報聘自是始交中國八月又遣其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厚賜之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十二月又遣使獻御衣及馬賀來年正月詔遣宋準等報聘九年二月其使耶律延顛來賀長春節五月命田守竒等報聘是歲十二月以國哀遣使來修聘禮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賀太宗即位四月又遣使奉貢助太祖山陵五月令起居舍人辛仲甫等報聘繼又遣使來賀乾明節自此聘使不絕四年二月車駕征河東次趙州遣其臣耶律撻刺梅里奉書問起居俄而虜騎數萬寇石嶺關以接晉陽為郭進所敗及太原還上親征幽州虜聞上之至皆不敢居城中及數萬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十餘級餘黨遁去虜渤海兵三百餘人來降未幾其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延素率官屬十四人降以延素為右監門衛將軍又其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降自王師之入虜

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傳於城下命諸將攻城定國軍節度宋僊南面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保靜軍節度劉遇東面定武軍節度孟玄誥西面旬有五日士卒疲頓班師十月大寇關南劉延翰崔亮進崔翰等三將會兵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戎馬兵器甚衆十一月嵐州忻州皆破其師五年三月十萬衆寇代州為潘美楊業所敗俘獲甚衆十一月契丹萬騎寇雄州車駕北征次大名虜遁去上乘勝欲討幽州李昉扈蒙等以為大兵所聚轉餉是資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躪尤極蕭然恐不堪調發乃下詔南歸六年正月九月俱寇易州擊退之七年明記卒偽謚景宗孝成皇帝子常王隆緒立纔十二歲母蕭氏專國是歲五月虜三萬三道來寇一襲鴈門潘美擊破之遂北入其境破其壘三十六一攻府州折御卿大破之於新澤擒酋長百餘人斬首七百級一寇高陽關崔亮進擊敗之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十月詔禁民入北界擄略及竊盜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之物送還十二月日利月利沒細兀瑤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徙歸附豐州刺史王承美出兵迎之與虜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八年二月承美又破其師逐北至青冢降者三千帳獲羊馬萬計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虜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蕭氏蕭氏內行不正私於大將韓德讓等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其說為然三年正月大發師出塞進討曹彬崔亮進米信等趨涿州田重進等趨飛狐潘美楊業等出鴈門寇朔州齊舉彬等所向克捷多所虜獲降其招安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頴等邊民有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又詔出賞格募民應接王師擒獲虜中首領自是應募者衆

初師出之日上謂彬等曰潘美等但先取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
聲言取幽州而特重緩行虜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不暇
為援於山後矣及王師入虜地美果下寨朔雲應等州重進取飛
狐靈丘蔚州山後要害之地多得之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
涿州兵勢甚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慮斷饗道彬至
涿州留十餘日食且盡還軍以接供饋彬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戰
獲利自以程重兵虜功少於美等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裹
五十日糧復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
屬盛暑士卒疲乏乃還師境上大軍之退也無復行伍將至涿溝
關虜騎追及與戰王師不利彬等收餘師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
之南奏至詔以諸將所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召彬彥進信赴闕留
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炎還代州遣使部徙雲應寰朔四州民五萬
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於河南孟曹汝潞
等州處之是冬寇易州州遣強壯指揮使劉鈞率兵襲攻溝關破
之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復寇代州為副部署盧漢贊擊破
於土鎰堡斬首二千級生擒五百人獲馬千匹四年正月復入寇
三關自曹彬失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思宿將劉廷讓宋倅張
永德罷節制在環衛欲令擊虜自効遂遣廷讓屯雄州倅屯霸州
永德屯定州廷讓與虜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
陽關部署楊重進沒焉虜復入深祁陷易州殺畧甚衆又寇定遠
軍城中兵少人心甚危知軍著作都曹諫慮不能守殺數人乃定
虜遂引去上為下哀痛之詔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每遣屯守上
必授以成筭端拱元年十一月復寇中山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
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豐王承美言契丹頻歲略州

境族帳漢民皆奔毛駝山東黑山以避之承美皆以州兵擊退詔書褒美彬等師既不利虜復取雲應朔等州二年詔緣邊作方田頒條置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柵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明年虜遣人至雄州求通好部署劉福以聞上令許之既使卒不至至道元年正月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鬼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先是虜與賊遷相結以窺邊境上密授成美於府州折御卿為之備至是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以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為州兵躡其後虜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大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大將一人德威僅以身免勒浪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歛塞內附令御卿將兵迎之分處於河南自府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凡得精甲萬餘騎以馬尾為歸德大將軍領恩州

制史四月數千騎寇雄州為何承矩所敗乘其鐵林大將一人其宗成平元年契丹于越王五寨監使馬守玉等百七十口內附上召見問勞守玉等自言苦暴斂重役遂謀向化詔賜衣服繒綵給近甸良田處之是冬虜衆萬騎來三路并鋒逆擊於廉良略殺二千餘人獲馬五百疋十二月詔親征上御鎧甲於中軍命樞密使王顯押後隊橫亘數十里督諸將進戰虜襲冀州州兵擊於城南斬千餘人奪馬萬餘疋又府州率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寨盡殺帳下焚獲不可勝計三年虜縱掠高陽關具冀都部署范廷召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盡奪所掠老幼而還四年十一月戎人逼威虜軍王顯等全師至大破虜戮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獲甲馬甚衆餘奔北號慟滿野自此歲侵邊界所在擊走之六年七月偽供奉官李信來降言其國

中事云明記四子長即隆緒次隆慶隆裕幼鄭哥早亡國中所管
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萬八千餘騎其為署將
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
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餘常衛戎主九萬三千九百餘
即入寇兵也其國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
里至古遼陽城即號為界東京者也又京北六百里至烏惹國其
國用漢文法使即八角而圓又東南接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
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官賜器幣冠帶上召鎮安軍節度李繼
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向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
機要至戎人入寇蓋亦常事上如太宗朝亦有城堡陷然後不能
為害願專責將帥不須戎輅親舉景德元年閏九月虜主與其母
舉國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攻保
州不利別部寇岢嵐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月戎王與母率眾至
唐河三路都部署王超按兵以待既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虜
遂南熾攻圍瀛州詔威虜岢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寨部署入北境
腹背縱擊以分其勢既而大破虜衆捷奏連上十一月虜衆悉攻
瀛州晝夜鼓噪大設攻具負板秉燭驅奚人乘城城上發礮石巨
木擊之皆墜戎首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為城兵所
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計又以遊兵
逼冀州城知州王嶼擊走虜衆猶二十萬詔諸路兵會天雄軍車
駕北巡以山東南道節度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西上閣門
使孫全照為駕後南面排陣使張旻為鈐轄武寧節度駙馬都尉
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侍衛步軍都虞候王隱為都鈐轄入
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及令諸路將帥速赴行在又詔滑州張秉

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夫鑿河水又出陣圍二一行一止
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既而虜衆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
犯大陣圍合三面王師既成列都排陣使李繼隆等分伏勁弩以
控要害其貴將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方為先鋒異旗
幟出行陣督戰伏弩齊發矢中額而墮暮夜至寨死虜大挫衄退
却不敢動初定州路副都部署王繼忠戰敗陷虜虜授以官繼忠
嘗為虜言和好之利至是雖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
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達闕下上覽奏以手詔諭繼忠繼
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許虜之攻瀛州也繼忠復附奏乞遣使議
和乃命曹利用持書往至大名王欽若疑虜不誠留之不遣繼忠
又奏言頗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之至乃詔督利用前去利用至
虜營戎母禮遇甚勤遣飛龍使韓杞隨利用至行闕先是繼忠上
言及札至皆以求開南地為名上以事在前朝不許利用至契丹
帳數沮割地之議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
虜主請以兄事上遣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來聘杞與東之
來皆言國母附問起居以其專政自是皆致聘問每歲別以公帛
遺之令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報聘遺以衣服茶藥金器等東之
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都部署及諸州軍勿出兵繼契
丹還蕃二年春詔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南北界貿易瀛代州
部送契丹降人詔以請盟後者還是年以其母生日遣孫僅等往
使戎主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僅等宴會張樂
待遇之禮甚厚僅等辭還贐以器服及馬五百餘疋自郊勞至于
餞飲所遺皆親信詞禮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十一月契丹母及
其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又遣使來賀來年正月遣使報聘如之

自是歲以為常四年戶部負外郎李維使還言虜主見漢使強服
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官屬隨帳自辦器械糧糧自是
遇漢使益厚大凡蕃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割慘毒虜主嘗云契丹
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置館於拒
馬河北以候朝使二月戶部副使宋搏使還言契丹所居中京在
幽州東北城壘庫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垣墻宮中有武功殿其
主居之文化殿毋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然蕃夷性不檢每宴集
有不拜而懈惰者二年十二月蕭氏卒遣使弔奠致賻是年其相
韓德讓死德讓專政有智畧契丹推服自蕭氏卒德讓繼死虜主
聞弱隆慶尤桀黠衆心附焉其年契丹將代高麗命所部南北大
王皮室乙室頗畢太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賦車二千乘凡調發
先下令使自辦兵器駝馬糧糗故其抄略所得不補所失又索境
內漢口有罪者配軍為驍民皆嗟怨十月遣使來告征高麗十一
月虜主自遼陽親伐高麗大為高麗敗覆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
屬戰沒大半乃令幽薊選士人以補其乏初奉使者止遼幽州後
署中京又置上京或西涼浚北安州炭山長洎自雄州白溝度
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
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六十里至幽州偽號燕
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
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密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
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遊觀城南門內
有于越王解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
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後改為望
東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即涼

定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與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
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
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入山誥曲登陟無復里
候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
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設弓連繩本范
陽防扼奚契之所最為隘東然幽州東趣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項
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卿嶺八十里至新
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
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
里許又過芹萊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
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
歌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追所居
坐於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
戶百餘納刑為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
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北漸出山
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東望馬雲山山多鳥
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
府城垣碑小方圓繞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夏
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衢通闕望闕次至大同
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閭闔城內西南隅岡山有寺城南有園圃宴
射之所自過古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壁亦務耕種但有桑柘所
種皆從隴上蓋震吹沙所墮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
時見畜牧牛馬索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
止糜粥糗精自中京至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窰館又

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
 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
 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
 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館館西二十里許有
 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鞞尚在長
 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丹舊境蓋其
 南皆奚地也人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
 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末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檀
 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
 多豐草掘丈餘即有堅水天禧四年工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綬充
 使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
 人皆暑莊有亭臺田古北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
 契丹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
 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來獵其行如飛凡六
 十里殺撻河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舍
 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北入
 山火人居七十里至內都烏館蕃語謂山為訥水為烏七十里至
 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
 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度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火人煙
 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
 里至太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始
 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及歷荆榛荒草復度土河木葉山本阿保機
 葬處又去祭天地之所東向設檀屋署曰省方殿無階以檀藉地
 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檀屋署曰慶壽殿去尚山遠國主帳在檀

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焉上附胡人而坐獵則以捕獸
番俗單魚設毬廬於河之上密掩其門鑿水為覈舉火照之魚盡
來湊即垂釣竿竿有矢者廻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土河上單魚
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
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幽都縣
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皆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
蕃官戴毬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
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穿袍加義
欄繫鞬鞞帶以黃紅色條裏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餅、有
或紫皂幅巾紫穿袍束帶大夫或綠巾綠花穿袍中單多紅綠
或紫紫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九紫白賤者
貂鼠或鵝項鴨頭為杆腰

按三朝契丹傳所言自幽州迤北至遼王所都中京上京
道里與五代史四夷附錄所載胡嶠所述小異故並錄之
以俟參攷

契丹下

乾興元年真宗崩遣使告哀并贈以遺留物虜主隆緒聞訃發哀
甚恻遣使來弔祭隆緒又謂其國后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汝得
名通中國并以珠珂等物獻太后又設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
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易之又遣使來賀登極隆緒
卒立二十四年年六十一謚天輔皇帝廟號聖宗遣使告哀帝又
太后各北向舉哭詔為罷朝七日京師及邊州禁樂七日遣使祭

莫弔慰隆緒歲獻方物皆親閱必使美好中意守約甚堅未嘗稍
啓邊隙既卒其第八子宗真立小名木不孤為皇太子及即位軍
國事專制於其母順聖元妃加號曰法末皇太后慶曆二年元昊
未平宗真知中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使蕭
英劉六符來致書曰大契丹皇帝致書兄大宋皇帝惟瓦橋關南
本石晉所割而柴氏狂謀掠我十縣自太祖創業始通隣好及太
宗繼位才定并汾而無名與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之獲退自
是樓鎮國強兵南北王府歲有戍境之勞備渝盟之事竊審專命
將臣薄伐河右且李元昊稱藩尚主北朝甥舅之親設罪合討
曷不以一介為報况營築長隄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
稔猜嫌慮壞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願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
元割之縣見歸敵國共康黎元使者至雖以請地求婚為言而其

示頗欲邀歲賂仁宗重用兵遣富弼符惟忠報以書曰昔我烈考
章聖皇帝思養天下與大契丹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迨于續承共
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貽及緘問言瓦橋內
地晉陽故對石氏所割周朝所復皆事繫累代安及本朝况仁宗
皇帝親征劉繼元而北兵來援以至交鋒石嶺是以有幽薊之役
元昊我之叛臣曷議討除已嘗遣杜防郭楨傳道復云營築堤埭
開決陂澤蓋霖潦衍溢當致繕防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邊臣
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宜遵先志共保隣
惟初虜在祿鉢没打河弼惟忠見行帳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
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
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
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

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所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宗真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大臣之家而壯士健馬斃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上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契丹同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異代故地豈北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爭地多欲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同張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毋廣開禧浞增屯兵騎容受叛亡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追至武疆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反命乃密啓觀之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屬官蔡挺馳白執政上亟召對弼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夕易書而行既至契丹宗真求誓書用獻納二字弼力折之宗真知不可乃罷

且約今元昊復來臣自此遂增銀絹為五十萬時契丹實情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因西師而宰相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過厚其後遂為無窮之敝虜既得增幣因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為貴官四年元昊納契丹降人契丹問罪遣使來告出師皇祐元年遣使來言師還告捷四年以契丹賀乾元節書嘗去國號而稱南北朝詔兩制臺諫官議以為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答書復稱大宋大契丹至和元年使來言通好五十年宗真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欲交馳畫像庶瞻覲以紓兄弟之情二年遣以馴象二年四月遣使賀乾天節因持宗真畫像來其年八月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謚文成皇帝廟號興宗詔輟朝發哀禁樂遣使慰奠皆如故事宗真性輕佻嘗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教一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

觀九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子洪基立嘉祐元年來聘再求聖容又以洪基像來詔許之六年五月詔河北緣邊安撫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惟州移文涿州禁詰之契丹驅所犯人榜竟上及隆緒統和二十四年亦下令禁約其後北人或自海口載鹽入界河涉惟霸入涿易邊吏因循不能止至趙滋守惟州遣人射殺其人破其舟遂嚴捕魚之禁自慶曆增歲賂契丹寢驕而貴臣杜防將死又教契丹以辨爭小事無輒置使中國常為我所撓則金帛時至持久之術也自此使者之來多頡頏爭禮被邊數侵禁地又為石墻於銀坊城以動真定之北寨越耕薙子平夜遣人拔我谷城柳朝廷待以異類雖加鐫諭亦不聞直取必而塘水益廣兵備甚飭矣契丹每歲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捷魯河鑿

水鈎魚水泮即縱鷹鷂以捕鵝馮夏居炭山或上徑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効鹿鳴既集而射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巾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敝史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分領兵馬則有統軍特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鈐轄造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冶太師一百六百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藉為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禱金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月夜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剽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為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餅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每宮突厥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皓長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譚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瑟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一二面云以法雷震自阿保機相承二百餘年蓋有契丹奚渤海及幽燕

雲朔故地四面與高麗安定女真黑水灰國屋惹國破古魯阿里
眉鐵離韃鞨党項突厥土渾于厥哲不古室韋越離喜等諸國相
隣高昌龜茲于闐大小食甘州人時以物貨至其國交易而去土
宜羊馬馬廐而善走人能寒苦而衆故諸國憚之每正兵一名自
備馬三疋韉鞍馬甲皮鐵視其力人鐵田九事打草穀守營鋪家
丁各一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鋒斧小旗鎗錐火刀石馬孟糶
袋搭鈞瓊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糶一斛以九月末南來十二月
退散伐桑柘園圃焚燒空屋虜掠老幼婦女所過城邑不可擊者
聲言治攻其脅使自守不出每城門輒以百餘人刺侯或城以突
出力不敵則走還集衆兵往闔號簇門兵津濟徑路皆巡視紋絡
若攻城隘所掠老幼運薪土塞池壕引滿以君其後置陣必預度
山口也關被馬五百或七百為隊每十隊次第更進以一隊奔突
以吸標我軍疲困則退而飲食休息新羈者進回環不已又以草
穀家丁枋塹助聲勢於其旁官軍多步兵裹糧負甲退而食息又
為所乘若累日不解則困于賊戎主則以精兵自隨命曰護駕兵
馬其大略如此自隆緒改元統和至二十九年改開泰訖九年明
年改太平至十一年宗真立改景福明年又改重熙重熙二十三
年洪椿立改清寧清寧九年即治平四年也英宗崩遣使弔祭神
宗登極遣使來賀既而修涿易二州城增兵馬葺器械積芻糧而
燕民數漁我界河至遣兵護官軍相與鬪射或追焚其舟又創
遣邏騎越拒馬河入歸信容城兩屬地內緣邊安撫王臨請於保
州塘樂西築隄植木引水種稻為方田作溝以限戎馬熙寧初王
師取熙河置河北三十七將籍保甲廣武備洪基疑焉數欲辦爭
小事以嘗試中國七年遂遣蕭億來致書謂蔚應朔三州土田昨

安鋪舍南北水標於定舍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申輒為侵擾
或營修戍壘或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負不顧睦隣之大體妄圖
勲賞深越封疆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詳端貫盡合拆移爰遣介
輒特垂緘報擾侵入當界地里所起鋪形之變早今毀撤却於父
來元定界至冊行安頓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於信誓之間
且無違爽禧自雄州來知州王慶民以誓書不許泛使入境拒不
得進慶民卒後守周永清遂納之二月禧到闕以河東地界為言
且及雄州修城白溝驛創箭窓及趙用越境事帝面諭以三州地
界當遣官會北朝官檢視定奪雄州外城自嘉祐年中因舊善修
固非創築有違誓書今當罷止其役白溝館舍如果有修營並令
拆去固嘗緊飭邊臣不令生事昨趙用擅入北境即已降停今郭
羊侵入本界仍復射傷戍人理須應敵如北朝近差巡馬乃是創
始端此無可施行者禧奉詔而退又命韓縝報聘遣太當少卿
劉忱等其臣蕭素于代州境上往復累月議不決八年三月禧
再來致書言上命縝等乘驛往河東計議禧必欲以分水嶺為界
帝患之詔詢故相文彦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不可許狀
故事使者留京師不過十日禧過期而不肯行帝遣內侍李憲許
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禧猶不敢從帝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
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用長連城為界有公牒六十初無指石長
城分水嶺之文是時彥博等四人皆上章以為不可與地而王安
石進言於帝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令於
分水嶺辯撥遣使持示禧禧乃辭去往時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
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沂代凡東西失地七
百里七月命韓縝等往交新疆元豐初又以索覘人李福壽之故

妄占瓶形寨地縱騎入塞踐稼河東安撫劉舜卿以為言尋捕得
逃民王善及妻子皆蒙塞其耳目械以還之然猶時有亡命者若
于惟孝程詮程岳武備翟公僅輩皆嘗刺其陰事以報我及告捕
姦邏懼而來歸朝廷悉命以班行處之江南洪基能守成柔憲憂
民安靜不撓然變幸其臣耶律英弼英弼與大子濬有隙濬畜甲
士謀殺之其母與琵琶二通英弼又引洪基視之母自縊死濬有
遺腹子延禧時未生故免於難英弼益專恣累封魏王北人諺云
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子其後國相梁益介殺英弼坐死者千
餘人乃立延禧為太孫元符二年遣使蕭德崇等至時方寸夏
國故為其游說帝亦遣使報之而不從其請三年哲宗崩徽宗即
位遣使來弔祭聘賀如故事明年正月洪基死在位四十七年其
紀云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太安皆盡十年然後為壽昌至七年終

聖號道宗詔輒朝禁樂遣使弔祭如故事建中靖國元年延禧即
位號末祚皇帝改元乾統崇寧中朝廷討西夏夏人求救於遼遼
遣使來蔡京為相諭變所以來之意議先遣使往乞師以塞其請
延禧得乞師之書怒曰我本遣人往南朝和解今番來借兵八月
玩爾五年又遣使來議夏國疆界後乾統十一年改元天慶是歲
政和元年也自延禧在位貪縱不道諸國附從者皆有離心四年
八月女真首領阿骨打遂叛集所部甲馬二千犯東境寧江州延
禧方射鹿秋山聞亂小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帥渤海
兵千人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始時州有權易場女真以金珠蜜蠟
為市率為州人賤直強買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至是遲憾殺城
民無噍類獲遼甲三千退長白山之阿木河延禧自秋山將之顯
州冬山射虎聞警不行十月遣樞密使蕭奉先之弟殿前都點檢

嗣先為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副之帥契丹奚兵五千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女真對壘時北方久無事奚契丹聞軍興皆願奮行希賞至挈其孥以從而不設備女真潛度混同江掩擊之嗣先軍張皇未及陣而兵交遂奔潰子女輜重牛羊金帛悉為所得又追襲百里殺都押管安州防禦使崔公議商州刺史邢頴遼人故事漢人不預軍國大議自兩戰之敗始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琳庸皆書生無將略奏言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矣延禧與之十萬命中京上長春遼西四路課民家貲每及三十萬者調一卒富家至調一二百人以十二月為期民多愛產琳庸統御無法器仗聽從便但持刀矛擅甲備敵而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道並進雜以蕃軍樞密副使耶律翰離朵出涑河路黃龍尹耶律寧出黃龍路復州節

度使蕭涅屠出咸州路左抵候郎君蕭阿古出好早谷路獨涑河一軍深入遇敵才交鋒稍卻退幹離打以為漢軍遁即領奚契丹兵棄營而奔翌日所留漢衆三萬自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將再戰再敗餘三道軍聞之各退保其疆不數月盡為女真攻陷蕭嗣先之敗也士卒多逃歸奉先懼其弟獲罪妄云潰兵畏誅所至剽掠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延禧從之詔一切勿問自是出征者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奔五年延禧下詔親征其臣耶律章以延禧不道謀廢之而立其叔父恭晉國王耶律淳謀泄延禧殺章奴待淳如初延禧兵至鴨綠江女真縱擊之延禧督戰三合俱不利衆相隨而潰是歲朝廷遣賀生辰正旦使至虜庭留兩月不見而還延禧募渤海武勇軍高求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契丹昔城渤海建為東京時留守蕭保先

為政苛酷六年渤海十數人殺保先是武勇軍因之作亂還據
東京推末昌為渤海皇帝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潘州未下張琳
州人也請討之募兵二萬人自顯州進軍攻渤海末昌兵敗遁入
海追斬之緣邊奏虜亂帝屢詔邊臣毋得輒有所陳邀功生事貽
禍邊鄙而童貫已啓北伐之議會奉使陶悅及前通判保州張翥
等言遼雖為女真所挫而上下未叛其國尚立邊臣迎合撰為事
端以誤朝聽不可不察乃止先是延禧命叔淳為元帥宰相蕭德
恭副之募遼東飢民得二萬人謂之怨軍淳嘗守遼陽得人心欲
倚之復遼東未出境而兵亂乃強率衆度遼水欲下潘州急未
能拔或報女真至乃引還是年夏再命淳會兵防秋至陰涼川聞
怨軍兩營以無衣叛十一月留大軍於衛州羨黎山就糧自領輕
騎二千赴顯州討叛者次懿州忽報女真前軍已過乃號召大軍
會顯州八年正月與女真遇陣未合而潰淳以麾下五百騎保長
消女真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大掠而去又破乾顯等
州以馬疲而歸延禧在中京初聞敗震懼潛令內庫裏珠玉珍玩
五百囊釋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五百里
馬又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舅甥何憂哉所憂者兵民被害耳及
女真歸邊備小寬延禧復自肆女真遂陷黃龍府成信蘇復五十
餘州據遼東長春兩路阿骨打自號大金國遣人議和約十事邀
求封冊為皇帝延禧付南北大臣議蕭奉先等禧自此無患請許
之遣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歸州觀察使張孝偉為封冊慶問使
備儀物輅冕冊為東懷皇帝阿骨打大怒叱出習烈等腰斬之諸
酋為謝乃解猶人答百餘十一年改元保大是歲宣和三年也金
人破上京凡祖懷慶州乾顯州境內木葉山遼國上世家堂所在

皆焚劫發無遺延禧有子四人長曰趙王母趙昭容次曰晉王
母文妃次秦王許王母元妃晉王賢而有人望蕭奉先元妃兄也
欲立其甥秦王文妃妹適耶律撻局里妹適耶律余覲奉先疑二
人欲立晉王請殺文妃及撻局里并其妻余覲懼擁千餘騎叛歸
金國時金人悉師度遼而西用余覲為先鋒二年正月陷中京延
禧懼即日出居庸關入鴛鴦泊尋問余覲至奉先謂延禧曰余覲
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來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
延禧感之乃賜晉王死王賢死不少罪聞者無不揮涕自此衆心
益蕩延禧畏逼率禁衛五千奔雲中中道稍引去能從者趙三梁
王與三百餘騎幾為敵所及過雲中囑留守蕭查刺曰賊至矣善
守城亟入天德趨漁陽嶺入陰山謂奉先曰設我至此皆汝之
由汝亟志恐人不汝容并及我奉先慟哭辭去行未十里左右追
殺之金人至雲中查刺迎降陰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陷淖六十
里他虜不能至金人駐兵鴛鴦泊經營之涉歷時月遼人無主命
令不通初延禧留張琳李處溫與叔淳守燕至是處溫與蕭幹挾
怨軍郭藥師等謀立淳三月率燕京民數萬人入府勸進琳亦難
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溫不可淳出遷被以赭袍淳慟哭力
辭不得已遂僭即位稱天錫皇帝下詔廢延禧為湘陰王燕雲平
中上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都招討諸蕃部
族延禧主之遼國自此分矣舊有馬數千群群以千計皆良馬也
上世常擇三萬匹歲牧於雄滄兩境之間謂之南征馬意欲夸示
中國及金人入寇民馬喪每匹價至三十萬無鬻者官馬雖多未
嘗以頒將士延禧入來山之後有司悉以群牧獻于金人唯松漠
以北者為大石林牙所有淳既立遣知宣徽院蕭撻勃樞密副承

旨王瑤來告謝帝以延禧尚在淳安擅得立却而不受初易州涿
水人董才沉雄果敢為鄉軍隸官與女真戰敗主將欲斬之才亡
命山谷集眾至千人剽掠郡縣飛狐靈立入雲朔至崑嵐三界谷
來歸知軍解潛以聞詔賜姓名曰趙詡以為閭門宣贊舍人從者
皆拜官使詣童貫詡見貫夔言淳可取於是貫決計出師駐于雄
州以劉廷慶為東西兩路都統制神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稟
揚惟忠神師中王珣趙明王志為偏裨辛興宗總西路兵屯范村
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光世冀景曲奇王育吳子厚為偏裨
貫張勝招諭燕民來歸又使歸朝官張憲等入燕諭淳以禍福使
之舉國內附淳執而斬之遣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蕭曷魯為西
南面都統領千五百人屯涿州新城使王介儒語貫曰欲和即還
作善鄰不欲和請以兵相見大暑一無徒苦諸軍也揚可世將輕
騎進戰師不利辛興宗等戰于范村復北乃議班師虜以敗盟書
我追至涿州北風大雨雹我軍不能視薄暮始解未幾淳卒知中
山府詹度言契丹無主燕人願歸國王黼力主再舉之議於是悉
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淳既死私謚曰宣宗蕭幹立其妃
蕭氏為皇太后后既立幹專政國人遂貳其易州守將王琮涿州
留守郭藥師舉二州來降蕭后聞之與其臣議曰事至於此苟可
以託國吾即從之或言女真兵盛勢不可遏可以休附或言大宋
百年歡好信誓可倚后曰二說皆可乃行遣使二國令蕭容韓昉
等使于我又令章言使于金皆奉表稱臣妾昉至童貫蔡攸以
其止納款麾去之曰非納土不可昉笑曰納款即納土也乃以表
聞初李處溫謂中國可仗說蕭后納款且密約貫攸攸以后及燕
山來歸貫攸不能周旋其間事寢泄或詣后告之后殺處溫而拒

王師賁攸乃令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與我師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嘗縱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既以全師抗我則燕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即用其策選常勝兵并西兵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衙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十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不意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驕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人諭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至晚不解蕭幹知我師入燕亟求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失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闔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縱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特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

數千得漢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道衆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乃回自熙寧以來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十二月金人陷居庸關蕭幹率蕭幹等遁左企弓等迎降后東走至松亭關議所向大石林牙欲歸延禧蕭幹奚人也欲往其國溥之壻蕭勃送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見之有何面目石林牙命牽出斬之於是契丹軍從林牙奚軍從幹林牙挾后見延禧延禧先已下詔追削溥官爵后為廢人改姓虺氏矣至是殺后而赦林牙幹僭號大奚國神聖皇帝領衆出盧龍鎮攻陷景劇燕山安撫使王安中遣郭藥師討斬之延禧鳩集散亡勢少振帝間使胡僧與之約許迎至京師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實以女樂三百延禧大喜會阿骨打

死弟吳乞買立其將粘罕自雲中東歸以兀室代主兵延禧謂其去又得大石林牙兵陰山以三萬騎助之謂天且中興欲擣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自金虜入長春遼陽車駕跳奔當兵力全盛時不能一戰今舉國為所冇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畜銳待時毋輕舉以取辱不聽林牙稱病不行四年冬延禧薨后妃二子及宗屬出夾山南下武州兀室盛兵遮其歸路戰于奄遏下兀室復千騎山間出後顧之驚潰延禧奔山金人盡得其妻子延禧計窮欲投夏國夏人不敢納乃之小鞞鞞五年正月與金國將婁宿遇時從騎尚千餘有金鑄佛像長丈有六尺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竟為所及婁宿下馬跪於前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吳乞買封為海濱王處之長白山東凡在位二十五年踰歲而死契丹由是遂亡自阿保機至天祚凡九代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曷可汗常以吐屯滿埜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丹路經水蓋積子山其山周廻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食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蛟蚺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為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象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蘆蔭為室如突厥也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七

四裔考

一

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棧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罽寢則屈木為室以蘆藜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為席編木籍之氣候多寒田牧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鞮鞞同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報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冉嫁以為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部部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人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鷹鹿射獵為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竦騎木而行俗皆補貂為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桦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

韋遜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訥婆萬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近者三千五百里遠六千二百里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詐擊定之景隆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一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殺掠而去太和中三朝獻太和中一來咸通時大酋坦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失傳

地豆于

地豆于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延興三年遣使朝貢至大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頡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

定來不絕齊時亦入貢

烏洛侯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為之其俗緇髮衣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貌水東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入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天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必折請天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為隣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線

驅度線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文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舡至北韋鈔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霽

霽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隣埋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為俛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技悉彌

技悉彌一名弊刺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三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皆獵射

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指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
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屨履縛之足下履先叶反若下阪走
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為上阪即手持之而
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
丈夫剪髮樺皮為帽唐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紇葉護
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為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
入謝玄宗賜袍帶不三年為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師
拜左武衛將軍地與紇歸回紇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
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數尺深兩邊斜豎木構為
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
皮制與狝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近寒早霜墜每堅冰之後
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
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祭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
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
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貿易陳國家之盛業於
是其君長孟犇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
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
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嗽人莫有破其界未嘗通聘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
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表紇薛延陀契苾羽都講骨利幹多覽葛僕
骨接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霽足十有五種皆散處

曠地喪統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統其人驍彊初無酋長
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
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詔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衆數
百悉阮之韋統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為侯斤稱曰統回
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
兵半之地曠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徙侯斤者殺始推為君長子曰
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為時
徙仍逐時徙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
事曰統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胡利欲遣谷設頭騎
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
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吞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
唐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

彊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
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
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
屬散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
飲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
紇部為瀚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
同羅部為龜林思結部為廬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韋蘭州斛薛
為高闕州阿跋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奚結為雞鹿州恩結
為蹄林州白霰為賓賴州其西北結骨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
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獨龍州皆以首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
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為
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黃金為文天子方招寵遠夷

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
 站置朱提瓶其上清泉浮酒自左閣通站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鏢
 盜回統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
 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為百姓依
 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統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為唐臣
 乃詔磧南鵲鵲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群馬凍肉待使客歲
 內貂皮為賦乃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
 汗署官吏臺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軍司馬之
 號吐迷度後為烏紇所殺子婆閏襲父所領婆閏死子比栗嗣龍
 湖中以燕然都護府領回統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為限大抵北
 諸蕃悉隸之北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
 故地故山統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并京間然唐常取其壯

騎佐赤小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
 別部移徙頡利發與同羅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
 匐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奭誣暴其罪流死瀛州當此特回
 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悉共殺君奭梗絕安西諸
 國朝貢道又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
 與葛邏祿自稱左右葉護助拔悉密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
 拔悉密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可汗天子
 以為奉養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
 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
 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頡羅勿葛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喃曰骨
 薩田斛嗚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
 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密葛邏

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統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為先鋒
有詔拜為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授冊
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備節導以行凡冊可汗率
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頡噶羅達干來上功
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大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沙
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
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
寔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
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蕃破之又令其太子葉護將四千騎來帝
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兄弟從王進戰破賊收長安進復東京回
紇大掠東都廣平王令耆老以繒錦萬疋賂回紇乃止不剽葉護
還京師帝宴賜甚厚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綸二萬疋使至朔
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奴大食萬閣之等
俱朝爭長有使具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
下嫁冊磨延啜為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瑤攝御史大
夫為冊命使送公主之其國既至可汗驕倨不拜瑤折之可汗慙
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為可敦瑤還獻馬五百疋貂裘白氍
毹乃遣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明年骨啜
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
而可汗死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明
年使使入朝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
發其兵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祚有喪國無主且亂請
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
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數以語凌靳清

潭清潭密白帝回統女十萬向舉朝廷震驚這殿中監藥子昂迎
勞且視軍遇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與可敦偕來
可敦僕固懷恩女帝令懷恩與回統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
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與魏瑤為左右廂女馬使中書舍
人韋火華為判官東會回統于陝州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舞蹈
庭誥至拜子昂等因拒之回統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火華瑤
榜之一百火華瑤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統王
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回統及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
收東都可汗遣使賀天子其兵留河陽屯三月旁人因於剽奪僕
固瑒率回統與朝義擊戰喋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初回統
至東京放兵攘剽至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抄含光門入隴
驢寺詔加可汗可敦冊命遣王翊統其牙冊之自可汗至宰相共
賜賞封二萬戶以其左殺右殺為王其酋長十都督皆封國公永
泰初懷恩反誘回統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統首領
替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請其營遣以纏頭絲三千且讓
之酋長龍言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
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
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與盟而飲與唐兵擊退吐蕃俘獲甚眾分胡
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大曆三年可敦卒遣使弔
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繼室遣使冊為可敦賜繒絲二
萬時財用屈稅公卿羸粟它給行回統之留京師掠女子於市引
騎犯含光門詔劉清潭慰諭復出暴市物有司不敢詰自乾元後
盜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
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

頰民為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効
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獄苦十三年
回紇襲振武攻東陁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
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
使中人告喪且脩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
使者不為禮宰相頰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
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聞有如不捷將安歸可
汗不聽頰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入即
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
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頰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
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酋長突
董賢密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繫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
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鏃
然後知之已而聞頰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
去突董察視嚴亟群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
言回紇非素疆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
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
賊兵資盜糧也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
回紇群胡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
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
人與回紇使聿達干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絕較源休俟命太原明
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
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頰干迦琚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
張光晟聞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罪死唐不自戮何假手于

我耶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
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
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為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
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
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畜前患未平謂宰相李泌曰和親待
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
下多難未能報且母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
即位必償怨乃謀先寇邊然兵未出為今可汗所殺矣矣今可汗
所立遣使者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
使人然卒完歸則為無罪矣今其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吝怨
益深願聽昏而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
布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從之乃許降公主回

紇亦請女約詔咸安公主下嫁明年可汗遣其宰相等來迎特可
汗上書奉甚言昔為兄弟今墜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
除之又請易回紇為回鶻言捷鷲如鶻然詔以嗣驛王湛然為昏
禮使且將冊書拜可汗加號并冊公主為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
子多邏斯立詔遣使冊為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
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
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
忠昕等皆為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厭沙陀別部六千
帳與北廷相依亦厭虜哀索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
廷頡于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
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死其弟自立為國人所殺以可汗幼子
阿啜嗣詔遣使冊為可汗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祿於北廷勝之來

獻俘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遣使來詔冊命如故事永貞元年死遣使弔祭冊所嗣為可汗元和初再朝獻三年死詔冊其嗣為可汗遣使者來請昏禮部尚書李絳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又淮西吳少陽垂死若無北顧憂可乘其變發諸道討平之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又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貨非損寡得大乎帝不聽穆宗立回鶻又固請昏許之俄而可汗死遣使冊所嗣為可汗可汗乃遣使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以太原公主下降主憲宗女冊為可敦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賊議者懲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

者厚賜乃去憲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立遣使冊為可汗文宗太和六年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遣使冊為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廝馱特勒為可汗方歲亂遂變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入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馱職龐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為介特勒為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為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飢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

盟沒斯特勒那頡頏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介
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于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
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
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明年回鶻奉
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
如乃召諸道兵合討盟沒斯以赤心姦桀難得要領即密約天德
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頏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大
同因室韋黑沙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頏
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彊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閭門山而
特勒罷俱遼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
盟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
沔與戰敗績盟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

盟沒斯為右金吾衛上將軍爵懷化郡王其酋阿歷支等皆拜郡
公盟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為天子扞邊帝命劉沔為列舍雲
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籍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
汗恚進畧大同川轉戰攻雲州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盟沒斯
等既朝俱賜姓李氏名盟沒斯曰思忠於是詔劉沔為回鶻南面
招撫使思忠為西南面招討使沔營馮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
等以兵出振武與沔等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思
忠等與回鶻戰屢破之烏介方薄武石雄馳入夜穴壘出鑿兵烏
介驚引去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可汗收所餘往
依黑車子詔窮躡其後仍囑黑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
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飢寒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
即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為可汗思忠等以國亡皆願

入朝凡聽權為左監衛上將軍稟奉賜第分其兵隸諸節度遏擒
可汗衰殘部五千仰食於吳大酋碩舍胡大中初張仲武討奚破
之回鶻寢耗滅所存各王貴臣三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輸令羈致
可汗過擒懼挾妻葛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眾西走部人皆
慟哭室韋七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
室韋悉收回鶻還積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死特
勒是時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積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
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京師帝即冊拜盟
祿登里邏汨沒蜜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丹獻方
物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
等城使達干米懷王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正室亂貢會不
常史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

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為國仇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
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
玉馬與邊州相市云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其
州回鶻數至自唐以女妻之後代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
亦呼為甥梁乾化元年都督周易言等來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
拜易言等官爵遣還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
知可汗莊宗遣使冊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弟狄銀立同光四
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使來朝明宗
冊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疎
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
羴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砒膺金剛鑽紅鹽剉
氈駒駝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

文獻卷三百四十七
四裔考
三

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
被髮而入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色綃囊之既嫁
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
獻白鶻一隰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嘗以馬市中國其所賣
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
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
益却之仁裕卒子景瓊立宋建隆二年景瓊遣使朝獻三年阿都
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
斤犂牛尾貂鼠等三年又遣使貢方物開寶中累入貢其宰相亦
來貢馬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
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之用五年及雍熙元年俱入貢
端拱元年九月回鶻都督石仁政磨羅王子等四族並君賓蘭山

下無所統屬蕃部入貢多由其地磨羅王子自云向為靈州馮暉
阻絕由是不通貢奉今有內附意各以錦袍錦帶賜之至道二年
甘州可汗附國來貢方物因上言欲同率兵助討李繼遷賜詔優
獎之咸平四年可汗遣使來貢自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
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得縛繼遷以獻降詔嘉
諭之景德元年入貢四年入貢又遣僧來奏欲於京城建佛寺祝
聖壽求錫名額不許大中祥符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其使者請從
祀汾陰其年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既而夜落紇遣使言
敗趙德明蕃兵立功皆首領請加恩賞詔給司戈司階即將告敕
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為
夏州鈔奪及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接送其使故頻年得
至京師既而噶斯囉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為仇敵

復阻貢路八年可汗遣使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從之天禧二年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同龜茲國可汗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為天聖元年并州遣使來貢方物六月詔封甘州回鶻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三年五年六年各遣使入貢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為軍主歲給綵二十四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敕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入蕃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為質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八

鄱陽 馬 端臨 貫輿 著

四裔考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焉孫故地與處月處蜜維居唐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娑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缺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置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寔疆內相攻其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建廷號曷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婆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督郭孝恪擊走之按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

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訖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涇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蒲訖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為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訖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黑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為金蒲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蒲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為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求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

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魚獮尤苦之雖訖陀之倚北廷者亦困其暴歛貞元中訖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為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訖陀為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訖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為唐臣不幸陷汗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勞洸水奏石門轉鬪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哀癘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屯千計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府兵馬使訖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捍虜為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羣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

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州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執宜以軍從討王承宗有功進蔚州刺史王鐸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討吳元濟詔執宜隸光顏軍有功授檢校刑部尚書入朝留宿衛後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立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父之伐潞誅劉慎俱從軍有功遷朔州刺史仍為代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回鶻殘衆寇河西詔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赤心所向虜輒披靡

始沙陀臣吐蕃其馳射趨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亡蕃由此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戎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龐勛亂以突騎從軍討平之進大同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賜第京師後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以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時歲歉文楚賒損用度下皆怨遣校程懷信等與國昌子克用謀執文楚殺之據州以聞兵丐以克用為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補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等討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取其貨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東兵繞三千屯新械鐸引萬人圍之隴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

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俾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為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北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遼虜城拒鈞天大雪士殫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為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北代州克用使傳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縲以送琢琢進攻蔚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北鐸密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傑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即倡言今黃巢北寇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北與唐軍薩葛首領朱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北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十人居絳兵擅切結自秘還代州益募士三萬

叱隴西士踞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眾不得或名宿將具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僑伐北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蒙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從本軍討賊克用募萬人趨代州詔克用還軍朔州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即以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克用破巢賊收復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為代北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使光啓三年國昌卒昭宗即位封克用晉王後卒子存勗嗣討滅朱友貞復唐祚是為唐莊宗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駱壯

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比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脾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入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為玄闕州其大酋侯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魏十驥皆為美名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名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黠戛斯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為蒼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為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結骨稍號訖骨亦曰紇斡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為不

祥黑曠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女多以環貫耳俗趨仇男子有勇黠其手女已嫁黠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為茂師哀以三哀為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禿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水緣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為麵糜糝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聞者為馬頭有橐它牛羊牛為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吐黃羊羴羴鹿黑羴者似麀羴而黑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烏鴉鷺烏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兩後必得鐵號如沙為六絕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所木為盾蔽服足又以圓盾傳有可捍天刃其君曰阿熱遠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為之號服貴貂貂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釵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氍毹喜佩力礪賤者衣皮

不帽女衣毳毼錦蜀綾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質售也阿熱駐牙青
山周柵代垣聯甃為帳號密的支它首頰君小帳凡調兵部役屬
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為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于六
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于無負諸部
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屬葉盤鈔戲有弄駝師
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為其昏嫁納羊馬以聘
富者或百千計喪不斂面三環力哭乃火之收其骨踰歲而為墓
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為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最
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妾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為盜以首著父額
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
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鴨鵝泉泉西北至回鶻牙
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

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劔何偶艇以
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上部落曰
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為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
馳冰上以板藉足莖木支腋疏鞞百步勢迅激夜鈇盜晝伏匿堅
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邊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文妻其
酋蒙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錄薛延陀延陀以頡利
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君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
其國未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即遣使
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以其地為堅昆府
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
景龍中獻方物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
中國後狄語訛為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面去常與大食吐

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劫必住葛祿以待黠戛
護送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回鶻遣
師伐之不勝阿熱恃勝詬之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
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得
太和公主遂徙牙牢之山之南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里阿熱
以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衛還朝為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
者會昌中復遣使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天悅以其窮遠
欲修職貢班渤海使者上遣使持節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
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李德裕上言今黠戛斯大通中
國宜如貞觀時為王會圖以示後世從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
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
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濠為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以
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蓄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
李拭使黠戛斯册君長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
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
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
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崇持節册黠戛斯為
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册
命史臣失傳

僕骨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驚
難召卒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酋婆旬侯利發歌濫拔
延始內屬以其地為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州都
督唐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諸胡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

總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葛邏祿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
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諒落或為謀刺二熾侯或為婆訶三路
實力唐永徽初高偁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
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熾侯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為玄池都
督府即用酋長為都督後分熾侯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
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疆其於
闕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叛悉
密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
施於北廷奔京師葛邏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
也於是葛之屬烏德健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

來朝久之葉護頗毗伽縛突厥叛酋阿不思進討金山郡至天寶
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寧盛與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盡
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駃騠

駃騠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有
兵三萬人馬三十萬足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
稍傍狝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
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茂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
反以馬及人脫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鼠等肉充食以其
皮為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為盤盞隨水草居止累木為
井欄樺皮蓋以為屋土床草蓐如氈而寢處之草盡即移居無定
所馬色並駃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酪充食而已與結骨

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相通唐求微中遣使朝賀
突厥謂駝馬為

鬼國

鬼國在駝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著渾剥鹿皮衣
眼鼻耳與中國人相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噉鹿皮及
蛇駝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厥施二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檐部落其駝馬鹽
漠並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
額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

杜氏通典傳奔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
覆兩鄰執天子自是戎夷蘇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

氏禿髮氏拓跋氏宇文氏高氏符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
逸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籩
當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魏高居中夏
禍福相恤中原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出而強華人廢而弱也
石季龍死羯胡大亂併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
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羗分散各還本部至數萬故符姚代
興解卑既入中國而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
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
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娉蠕蠕文為妻
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周氏傾國事之
錦衣王食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
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秀面如其國臣其為夷狄所

屈辱也如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憂不
維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
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
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尊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
也自漢魏以來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辨使襲
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
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
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歎冊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
咸以為夷狄憂中夏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冊徒好慕化
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前
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惟突
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冊拜冊名戎秩或

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氍毹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親衣冠之
儀目覲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
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
首丘之志故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
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乃歸
部落鮮不稱兵邊鄙惟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
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
吳於是伐楚取棠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
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
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
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

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帝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政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

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入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絲麴孽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華而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劉起居賦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儉狄內侵命將征盡境而還譬蚊蚋螫人驅之而已是為中策漢武輕賈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尅是為下策秦築

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為無策自古無得其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措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脩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夫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尊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子邊城不選武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帑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歛於人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又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

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踈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使曲在彼蓋聖主禦蠻夷之常道也既以為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為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策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為之勞師其降之不為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勲俾其欲為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御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筭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既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城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

業或脩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
往塢壁未遑開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
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地役三萬人不有旬朔
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
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
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
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
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
敖之后也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
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而
謂能息匈奴之叛耶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且肖頓手刃頭
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

親不能久安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紿歲月之禍以思死人
之勤耳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衆莫之敵武帝時中
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
年嚴尤以為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于昭宣武士
練習斥候精密胡人則覆亡君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窟海陰朝
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秦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
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車
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
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
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賤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
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為戎妻
媼媼高老反媼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

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華龔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為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耻東漢至曹馬招來羗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日人之酋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毳毼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未釋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感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為羗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為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為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

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貺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為不能臣妾也聖上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代得下策者謂伐胡而入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貺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於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即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括矢獸皮不為贄幣不為財

貨利既小矣酬亦冝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
其太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
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由飽豺狼以
良肉而縱其獫豸疲人求其禍源按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
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
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勒曲漢武採之以為
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狀食則羗炙貊炙器則
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
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
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衝
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以實之度外
譬諸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賦故曰

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四夷之猾夏尚矣明達之士論蒲邊之
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北來犯罪死囚
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一實
為冤酷薛補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虜
險易悅華夏服翫聲色或窺圖史兼達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
終成大愆劉起居武指云秦逐夷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為中策
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
述耳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內蒙
建寧府知府張
邵武府同知鄒
萬一千二百二十一
同校正過計改差訛一
書戶劉洪改刊

皇明正德己卯
歲春獨齋刊行

卷三百四
四齋
五



